

# 仇恨满矿山



# 仇 恨 满 矿 山

(大同煤矿工人家史选编)

山西省大同矿务局《矿工家史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仇恨满矿山

(大同煤矿工人家史选编)

山西省大同矿务局《矿工家史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65,000

1971年2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620,000—920,000

书号: 3·1·97 定价: 0.16元

# 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(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),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,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;因此,他们在革命斗争中,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# 毛主席语录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  
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  
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  
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掌握思想教育，是团结  
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  
心环节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  
决，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  
能完成的。

## 编 者 的 话

遵照毛主席关于“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”和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教导，我们编写了这本《仇恨满矿山》，目的是使同志们，特别是青少年同志们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了解三大敌人的凶残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，激发起对旧社会和剥削制度的刻骨仇恨；加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，从而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。

《仇恨满矿山》包括八个矿工的家史。它是大同煤矿千万个矿工在旧社会遭受三大敌人压迫、剥削的悲惨生活的写照，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残杀我国人民的铁证！它是声讨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和“剥削有功论”的檄文！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大同煤矿，疯狂地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，残暴地推行“以人换煤”的血腥政策，从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等地抓骗了大批穷苦人民，用刺刀、皮鞭逼着他们下井挖煤。

矿工们每天被逼迫干十几个小时的牛马活，却只能吃到用发霉的高粱、黑豆、树叶、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“兴亚面”窝窝头；喝的是井下的脏水；身上裹的是破麻袋片、水泥袋和包装布；住的是破窑洞和破工棚。

沉重的苦役，非人的生活，多少矿工被吸干了血、榨干了

汗,最后被日寇扔进了“万人坑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日寇霸占的八年间,被杀害的大同矿工达六万多人。这期间,日寇从大同煤矿掠夺了一千四百多万吨煤。就是说,它每掠夺一千万吨煤,就给我们留下四具死难阶级弟兄的尸体。

但是,大同煤矿工人并没有被三大敌人吓倒,他们在党的领导下,多次组织起来,进行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。

今天,我们获得了翻身解放,但是,美帝、苏修正勾结各国反动派,到处扩张侵略,妄图重演“万人坑”的悲剧。国内失败的阶级还在挣扎,企图复辟。因此,我们不能忘记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社会,不能忘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罪恶,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血泪斑斑的大同煤矿“万人坑”。那里埋藏着我国煤矿工人的多少血和泪,仇和恨!只有不忘阶级苦,才能时刻想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民还没有解放;只有牢记血泪仇,才能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是为穷人谋解放的!

让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进行思想教育和路线教育的教导,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,不断改造世界观,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,为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!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

# 目 录

## 血泪的控诉

- 双目失明的老矿工赵劳柱痛说家史……………(1)

## 血债要用血来还

- 记“万人坑”里死难矿工袁廷宜的悲惨遭遇……………(13)

## 一封红色家信

- 老矿工崔子财给孙女痛说家史……………(21)

## 牢记阶级苦,永远干革命

- 老矿工孙有仔永不忘本干革命……………(32)

## 幸福不忘昔日苦

- 记老矿工钱奎宝的家史……………(44)

## 深仇大恨记心间,继续革命永向前

- 记老矿工郭四龙的家史……………(56)

## 忆苦思甜不忘本

- 老矿工王福田给革命师生讲家史……………(68)

## 笔笔血债记仇冤

- 老矿工王殿林痛说家史……………(82)

## 血泪的控诉

——双目失明的老矿工赵劳柱痛说家史

我今年五十八岁，山西省左云县秦家山村人。一提起旧社会，愤怒的火焰燃烧在胸膛，我要控诉旧社会的罪恶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。吃人的旧社会，地主逼死了我的爷爷；日本鬼子、汉奸、把头害死了我的爹爹、妈妈；妹妹被活活饿死；姐姐和弟弟被迫卖给了人家。我两岁那年，得了眼病，那时家里连锅都揭不开，哪儿还有钱治病？结果，疼了三天三夜，两眼就瞎了。

### 含悲愤一家七口遭离散

我家三辈受穷，房无一间，地没一垅。爷爷从小就给黄家地主放羊，受尽折磨，当牛做马五十年，最后，被地主吸干了血、榨干了汗，死在破庙里。

爷爷死后，爹又被逼去给姓袁的地主当小长工。东山的老虎吃人，西山的老虎也吃人，天下的地主心肠一样狠毒。爹受尽了袁家地主辱骂和鞭打，累得死去活来。一年冬天，爹顶着风雪，身上披着麻袋片去给地主拾粪，十个手指冻得青紫棒硬，回到地主家里，齐齐掉了三个指头。爹忍受不了地主的压

迫和剥削，带着一家大小离开家乡，来到大同煤矿，下窑背炭。

天下的乌鸦一般黑，逃出了狼窝，又进入虎口。当时，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没明没夜地给窑主（矿山资本家）干活，还是连一顿饭也吃不饱。沉重的毛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饥寒交迫的生活折磨得他骨瘦如柴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，爹因饥饿、劳累过度，口吐鲜血，摔倒在地，从此就卧床不起了。

爹病倒后，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。为了给爹治病，妈忍痛把十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。把卖姐姐换回的一斗谷子，磨成糠面，勉强胡弄过了五、六天。眼看爹的病治不好，一家人活不下去了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妈只好瞒着爹，打算把两岁的弟弟卖掉。

就在这年除夕，妈叫我把邻居王大爷请来，她低声抽泣地说：“王大叔，孩子他爹不行了，孩子们也快饿死了。瞒着他爹，请你给二孩子寻个主吧。”我一听妈要卖小弟弟，心里一阵悲愤，便摸到妈跟前，使劲摇着妈的手臂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要卖小弟弟，不要卖小弟弟。你把我卖了吧！”妈把我的手攥住，抚摸着我的头，泪水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。王大爷也没有办法，怜惜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你眼睛瞎了，你娘怎忍心卖你呢？再说，人家也不会要你呀！”听了王大爷的话，我幼小的心象火烧火燎一样。为什么有钱人过年吃喝玩乐，我们穷人家过年卖儿卖女？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，没钱给爹治病？为什么我的双眼瞎了？我只是拚命地揉着双眼，想再看看可怜的弟弟，看看受折磨的母亲，看看重病在床的爹爹，看看那个万恶的旧世界。然而，周围还是漆黑一团，一丝光明都没有！

第二天，王大爷带着要买小孩的人到我家，以一斗小米和

半个土布(大约七、八尺)的代价,把小弟弟抱走了。当时,妈哭成个泪人,想给小弟弟吃最后一口奶,可是,妈妈三天没有吃东西了,哪有什么奶!穷人的血早被地主老财吸干了。只听见“哇”地一声哭,小弟弟被抱走了。我顺着小弟弟的哭声猛扑出去,放在门外的讨饭用的破篮子把我绊倒。我只是一个劲地哭喊,泪水把落在我脸上的鹅毛雪融化了。当我清醒过来时,弟弟的哭声没有了,只听到有钱人家的鞭炮声和妈妈的哭泣声。

卖掉了姐姐和弟弟,还是治不好爹的病,一家人依然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着。妈只好带着我出去要饭。

一天,妈对妹妹说:“翠云子,妈和你哥哥出去要饭,你照顾着爹,多给他喝水。”说完一手提着要饭篮,一手拉着我的探路棍就走了。我们娘儿俩走呀走,整整走了一天,没有要到一口剩饭。

乌云滚滚,夜幕沉沉。我和妈到刘家窑,经过一家姓王的地主家门口,没等我们走近,就从院子里冲出两条恶狗,把妈撞倒。我赶忙摸着去搀扶妈,就在这个时候,恶狗猛扑上来,把我的左臂咬了一口。多亏众乡亲们赶来帮忙,把恶狗驱散,又把我的伤口包好,扶起我妈。这时,巨雷轰鸣,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了,我们母子俩不得不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。

我们刚走出村子几里地,瓢泼大雨就噼哩啪啦地下起来了,我们被淋得全身没一块干的,只好躲在谷子地里避避雨,等着天亮。饿得不行了,就摘些没有成熟的青谷子充饥。我的衣服本来就够破烂的了,被恶狗一撕,上身只剩下几条湿淋淋的碎片。饥饿、寒冷、疼痛、仇恨汇集胸中,我满腔悲愤,抬头张望,四周黑黢黢的,什么也见不着,只听到那震耳欲聋的

雷声好象要把整个旧世界轰碎似的。

我们盼啊，熬啊！等到天亮，一跛一拐地走到家门前。妈推不开门，就喊：“翠云，开门，给妈开门。”屋里静悄悄的。我也叫了好一会，还是没人开门。妈焦急了，使劲地把破板门推开，一进门就“哇”地一声哭开了：“翠云子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”我一听妹妹饿死了，就赶忙摸到爹跟前。一摸爹浑身冰凉。我哭着喊：“妈，妈，爹爹也死了！”我们娘儿俩趴在爹爹和妹妹身上哭成一团。妈由于万分悲愤，昏了过去。这时，我急得快疯了。叫爹，爹死了；喊妈，妈不应；想睁开眼睛看看，什么也瞧不见！

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妈苏醒过来了，把爹和妹妹的尸体抬到山沟里埋了。我和妈悲痛万分，久久没有离开坟地。为什么爷爷死了？为什么爹爹死了？为什么妹妹死了？为什么姐姐和弟弟被卖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恨呀！我恨透了这个吃人的旧社会！恨透了压迫我们贫苦人民的地主阶级！

## 记仇冤妈死孤儿受煎熬

我们这个七口之家，只剩下妈和我两个人了。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妈只好收拾起破烂，领着我餐风饮雨，沿街乞讨，整整熬过了四个年头。那四年，妈被摧残得不象人样，饿得再也爬不起来了。那年冬天，妈又得了重病。一天，妈把我叫到她的身旁，用她那干枯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说：“孩子……妈……妈不行了……”停了一会儿，妈满眶泪水悲痛地说：“孩子，妈……不是忍心离开你，是这世道逼得妈活不下去了……孩子，我们一家七口人，眼看就剩下你一个人了……你要记

住，你爷爷、你爹和你妹妹是怎样死的，你姐姐、弟弟是怎样被卖掉的，这深仇大恨可要报啊！……”这时，我的泪水唰唰往下流，一头扑到妈妈身上，边哭边喊：“妈，您不能死呀！您不能死呀！您死了，叫我这个瞎眼的孩子怎么过日子呀！妈妈……”

妈妈死后，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，光着脚四处流浪。冬天，脚冻坏了，走在雪地里一步一个血印，到了夏天，冻疮还好不了，成群的苍蝇围着转，生满了蛆虫。

一天，路过恶霸地主张三宝家门口，他家的狗崽子放出一群恶狗向我扑来，把我咬得鲜血淋漓，他却哈哈大笑。新仇旧恨一齐涌上我的心头：“狗东西，你爹横行霸道，你也欺人太甚，老子跟你拚了！”我一棍子劈过去，打得那个崽子嗷嗷直叫。这时，恶霸地主闻声出来，立即吆喝几个打手，张牙舞爪



地向我扑来。可怜我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孩子，怎能斗得过这群恶狗呢？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昏倒在地。

在昏迷中，我听见乡亲们跟地主评理：“张三宝，你的心太狠毒了！你的崽子放狗把这个瞎眼孤儿咬成这样，你还下毒手想把他打死！”狗地主见势不对，灰溜溜地跑掉了。

天下穷人心连心，阶级感情似海深！贫农王大娘把我背回家，给我洗去身上的血迹，乡亲们还给我弄来些草药敷在伤口上。我的衣服本来就够破烂的了，被这群疯狗一咬，更撕得不成样子。好心的王大娘把我的衣服洗了又洗，缝了又缝，这一针一线，串连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！

王大娘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，我怎么能再连累她呢？伤势稍为好转，我便含着感激的眼泪，离开了王大娘和乡亲们，继续过着流浪漂泊的讨乞生活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不知走过多少村，路过多少门。一天，我来到七年前姐姐被卖的地方——马脊梁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我找到了姐姐。亲人相见，悲喜交集，兄弟抱头痛哭，泪水湿透了衣襟，辛酸的往事涌上心头。姐姐焦急地问我：“爹呢？”“爹死了。”“妹妹呢？”“妹妹死了。”“弟弟呢？”“卖了。”“妈妈呢？”“妈妈也死了！”“妈——”姐姐哭得伤心极了！死的死了，卖的卖了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。其实，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家破人亡的何止我们一家？真是成千成万，成千成万哪！

姐夫是个背炭工人，因为在井下砸断了腿，被窑主一脚踢出了门，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，怎能再增添人口呢？为了生活，我跟姐姐说：“你们的苦日子也够熬的了，还是让我也去背炭吧。”开始，姐姐和姐夫都怕我年幼眼瞎背炭出事故，不让

我去。但是，不下煤窑背炭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一九二八年，也就是我十六岁那年，在老矿工陈大叔的帮助下，我开始下窑背炭。

### 当牛马瞎眼童工下煤窑

旧社会的煤矿是个人间地狱，矿工牛马不如。每天鸡叫头遍下井，顶着月亮收工。在低矮、潮湿、煤尘弥漫、毫无安全设备的小煤窑里，在窑主和狗腿子的皮鞭下，矿工们手刨煤，人背煤，每天要干十三、四个小时的活。

头几天，因为巷道不熟，陈大叔用绳子领着我走。后来，我自个儿也行了。在那又狭又陡的巷道里，我这瞎眼的孩子，摸着进去，爬着出来，每天背十三趟炭，每趟背一百好几十斤，



还要爬三、四百个阶梯，跌跌撞撞，经常碰得头破血流。那真是一根头发顶着一滴汗珠哇！

有一回，我背了一百一、二十斤炭，狗把头硬说我只背了八十斤。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把炭摔在地上，冲着他说：“你也睁开眼睛看看，不要欺人太甚了！”这个狗东西恼羞成怒，没等我说完，就边骂边举起鞭子朝我打来，多亏陈大叔和穷哥们赶来，才把他挡了回去。正是：“一面是资本家的黄金万贯，一面是童工们的血泪斑斑！”有多少矿工死在资本家、窑主和狗腿子的皮鞭下，有多少矿工被折磨死在煤窑里！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，霸占了大同煤矿。它们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，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，在矿区残暴地推行“以人换煤”的血腥政策，拿着刺刀、皮鞭监工，强迫矿工拚死拚活地出煤。为了镇压矿工们的反抗，他们不仅派出大批日本宪兵驻扎各矿，而且还搜罗了一帮地痞、流氓、汉奸组成什么矿警队、督察队、密探队等等，对工人进行残酷的统治和镇压。当时矿工们悲愤地说：“矿工头顶十八层天，下井就到鬼门关，鬼子、把头活阎王，矿工人命不值半文钱！”

窑主勾结日本鬼子，对广大矿工除了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、人身摧残外，还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。他们巧立名目，任意搜刮矿工的血汗。有一个月，我累死累活地干，在结账的时候，没给我几个钱。“怎么，我当牛做马干了一个月，就这么几个钱？！”那个狗东西说，“你也算算，扣了你的割账钱、红炭钱、冬至钱、敲镢头钱、灯油钱、对火钱……”“什么？我这个常年下窑不点灯的瞎子，也要扣灯油钱、对火钱？”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鬼子、窑主、把头、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残酷，灯油钱、对火钱整整扣了我二十一年，二十一年哪！

在日本帝国主义、窑主和封建把头的压榨下，矿工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我们吃的是用发霉的高粱、黑豆、树叶、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“兴亚面”，喝的是井下的脏水；身上裹的是破麻袋片、水泥袋和包装布；住的是破窑洞和“身铺石板头枕炭，四面透风顶露天”的破工棚。就这样，多少矿工遭受着人间最残酷、最野蛮的压榨后，含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间。“昔日矿山悲歌多，矿工血泪染山河；只见煤车天天走，哪见矿工几个活！”这就是旧社会矿山的真实写照！

一次，我正在井下背炭，忽然听得轰隆一声，一块大炭塌落下来，砸得我满脸是血，顿时昏了过去。窑主和把头那些狗东西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卖命了，借口给我治伤，偷偷地把我扔进了“万人坑”！

同志们，你们可曾知道，旧社会的矿工经受过多少苦难？！你们可曾见过，那堆满我们无数死难矿工尸体的血泪斑斑的“万人坑”？！

当我在“万人坑”里苏醒过来时，耳边是阴风阵阵，身边是白骨累累，周围是老鼠和狼狗。我愤恨极了，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，拾起石头驱散老鼠，但驱散不了狼狗，它们张牙舞爪好凶狂啊！幸亏被陈大叔他们发现，才把我从“万人坑”里抬了上来。后来，他们又想方设法弄来草药给我治伤，叫我好好养伤休息。

一九四五年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经过全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，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但是，没想到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国民党阎锡山匪军又来了，穷人还得受苦受难。

一九四七年秋天，狗窑主为了讨好阎匪军，硬逼着我们给